

一只“温暖”的手



慕津锋



图2

今年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40周年,也是文学馆芍药居新馆落成25周年。搬入新馆后,文学馆迎来了自己的全新发展阶段,每天都有很多热爱文学的读者、观众走入这座文学殿堂。当他们来到文学馆时,都会被一只“温暖”的手牵引着,带着他们走入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类文学博物馆。中国文学的精神,在“手”与“手”的触摸中,薪火相传。

这只“温暖”的手不大,被雕铸在一个长19厘米、宽14厘米的铜横上,经过经年累月的触摸,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它静静地等待着喜爱文学的人来到这里,开启它身边的那扇文学大门。这只“温暖”的手便是“巴金手模”,它是95岁的巴老为我们留下的“手迹”。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巴金多次向朋友提起自己的一个设想:就是要在 中国创建一所文学馆。他第一次正式写出自己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设想是在1980年12月27日,“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

1981年3月4日,在杭州西子湖畔,巴老为“随想录”专栏特意写下了一篇题为《现代文学资料馆》的文章。在文中,他再次谈到中国现代文学馆:“近两年,我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正是在巴老的不断努力及大力倡议下,众多中国作家纷纷参与其中积极向中央呼吁,在中央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下,1985年3月2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郊万寿寺正式开馆。为此,已经81岁的巴老亲自从上海赶到北京参加开馆仪式。为促成文学馆的发展,巴老更是第一个带头捐赠资料,文学馆成立的第一个作家文库就是“巴金文库”。

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馆已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中国作家之家”,馆藏初具规模,但文学馆的发展也曾遭遇过重大困境。为帮助文学馆,1993年1月3日,巴老郑重提笔向中央领导讲述了文学馆的困境,希望中央能伸出援助之手,“最近我收到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来信,对文学馆目前遇到的困难,我感到很不安。归结起来最迫切的是解决馆舍的问

题。这件事已经拖了好几年,但至今尚未落实。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我一生最后一份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相信它的前途非常广阔。这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它可以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我不愿意看见它夭折。它眼前有不少困难,需要大家的支持;也盼望能得到您的帮助,请您过问一下,在新馆址未落实之前,希望仍一如既往地让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万寿寺西院安身,不实行有偿借用”。很快,在中央领导的亲自关怀及有关部门的大力帮助下,文学馆新馆终于得以立项。此后,巴老一直非常关心文学馆新馆的建设。

巴金这个手模的雕铸,有一个有趣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后期,为筹建文学馆新馆,副馆长舒乙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从新馆的结构、外部样式、内部环境的打造,再到走廊的艺术设想、园林的布局,等等。对于新馆门把手的设计,他同样亲力亲为。他想到,凡是要进入文学馆新馆的人,第一个动作一定是开门。作为这第一步,舒乙希望文学馆的门把手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但要设计成怎样的形式,他一直没有想好。突然有一天,他想到既然是文学馆那就一定要用一只文学大师的手来开启新馆之门,而这位文学大师非巴金先生莫属。巴金先生不仅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曾经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更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创办者和坚定支持者,对于文学馆新馆的筹建,巴老更是“居功至伟”。

舒乙的这个设想极富创意,而且最重要的是选择巴老再合适不过。巴老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人民作家”。他曾经用自己手中的笔为中国文学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著作,其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他笔下的文字让人们感受到文学之中所蕴藏着的“真、善、美”,让人们相信文学拥有强大的信仰与力量。

对于自己的这个创意,舒乙十分高兴,他决定就用巴老的手制作出一个手模来设计门把手。之后,他便兴冲冲地跑到百货公司去买材料,由于没有经验,他把这件事想得过于简单,他以用橡皮泥就可以制作手模。很快,舒乙随身带着橡皮泥与另一位副馆长一起前往上海武康路拜访巴老。巴老在家中听完舒乙的设想后,也很高兴。当时巴老已患帕金森病,双手颤抖不已,加之年老多病,家属建议不要太使劲。为了保护巴老,舒乙小心翼翼地将巴老的手轻轻地按在了橡皮泥上,之后,橡皮泥呈现出一个老人的手掌。看到这个设想已然成形,大家都

日子入了冬,便仿佛一位热闹的朋友忽然沉静下来,敛起了眉飞色舞的喧嚣,只余下一双含着笑意的、清清凉亮的眼睛望着你。这冬日的香气,头一遭,竟不是“闻”出来的,而是“看”出来的。那是一种干干净净的、带着微光的味道。

你且看那早晨的窗玻璃,水汽凝成了一片密密的、茸茸的白霜。凑近了看,竟是一片片微缩的森林,有枝叶,有羽毛,有说不清名目的、玲珑剔透的冰花。太阳懒懒地探出头来,光线是淡金色的,斜斜地切过来,这冰霜的森林便渐渐融了,化成一颗颗极小的水珠,颤巍巍地、羞怯地聚拢,又恋恋地、迟迟疑疑地滑下一道曲折的痕。这痕,在光里亮晶晶的,像一道无声的叹息,又像一句未完的诗。这光与冰交错的、清冽冽的、带着凉意的微甜,便是日子在冬日里呵出的第一口香气了。

若说这香气是视觉的,那接下来的,便是属于听觉的了。冬天的风,性子是烈的,不像春风那般黏人,也不像夏风那般温暾。它“呼”的一下从巷子口灌进来,是干爽爽、硬邦邦的。这风掠过枯了的槐树枝,发出“呜呜”的哨音;刮过人家的屋檐,卷起几片残叶,那叶子在地上“沙沙”地擦着,一路小跑,像是赶着去赴一个什么古老的约会。这声音里,便带着一种凛冽的、空旷的香气。你仿佛能从中望到远方雪山的脊梁,感受到封冻的河床下,那仍在暗暗涌动的、沉睡的力。这风,把天地间一切的芜杂都吹散了,只留下最本质的线条,像一幅宋人的水墨,留白处,满是余香。

自然,冬日里也少不了那暖老温贫的,实实在在的香气,这便轮到嗅觉登场了。傍晚时分,巷口那卖烤红薯的炉子,便是冬日里最温暖的物事之一。那焦糊的皮壳下,金黄的、软糯的瓤儿,捧在手里,是一团敦实的、烫手的热。那股子甜香是醇厚的,不加任何矫饰的,混在清冷的空气里,像一句朴素的承诺,直往人心里钻。这香气,与寻常饭菜的油烟不同,它更蛮横,也更亲切,仿佛能把一整个冬天的寒气都从骨头缝里逼出来。这让我想起名人《菜根谭》里的句子,“醃肥辛甘非真味,真味只是淡”。这烤红薯的香,看似浓烈,实则也是一种“淡”,因为它淡去了所有花巧,只剩下食物与火最本真的、救赎般的甘甜。

夜再深些,若是逢着落雪,便又是另一重境界了。雪是下不出声音来的,但它落下的姿态,却仿佛带着一种浩大的、无声的喧哗。它静静地覆盖了屋瓦,覆盖了街道,世间万物都在这覆盖下变得温顺、圆融。你若推开窗,那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清润的、空灵的寒香,像一块巨大的、正在融化的薄荷糖。这香气,能涤荡人的肺腑,也能澄澈人的心神。这时候,最宜拥炉读书,或是与一二好友,煮一壶醇茶。茶烟袅袅地升起来,与窗外无声的雪幕对望着。那茶香是内敛的,在暖室中盘旋,与书的墨香、雪的清寒交织在一起,日子便在这交织中,显露出它最沉静、最安详的底色来。

宋代诗人萧来有诗写梅花,“知心惟有月”,但我觉得,梅花是冬天的知己,而这冬日的种种香气,又何尝不是日子的知己呢?春花秋月固然好,但有时候它们的香气太盛、太满,反倒把日子本身的味道给掩盖了。唯有冬天,它删繁就简,让日子褪去了所有华丽的包装,显露出它素朴的、内核的芬芳。这芬芳,是光与影的清甜,是风与雪的凛冽,是火与食物的温暖,也是书与茶的沉静。

原来,日子并非无香,只是我们的步履太匆匆,心神太满,便把那灵敏的嗅觉给蒙蔽了。须得等到这样一个冬天万物沉寂,心也跟着沉静下来,方能从那一派清寒与温暖的交融里,细细辨出日子深处,那一缕不绝如缕的、本真的香气来。

题图摄影:刘芳

很开心。可当舒乙回到北京再打开盒子时,他沮丧地发现橡皮泥上的手印几乎消失了,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可舒乙并不灰心,他赶忙询问有关专家查找问题。当他发现专业的事还是要专业的人、专业的材料来做时,便决定派展览部主任唐文一带着专业材料和著名雕塑家李象群南下奔赴杭州西湖,这次一定要把巴老的手掌“结结实实”地接回来。当时巴老已从上海到杭州西子湖畔休养,巴老一般上午休息,下午精神比较好。经过与巴老家属商议,唐文一、李象群决定选择某天下午给巴老印制石膏手模。一天下午,巴老午睡起床后,精神状态不错,唐文一、李象群赶紧前往巴老房间准备制作手模。他们细致地向巴老介绍了这次用石膏制作手模的程序,巴老认真地听着,之后他对唐文一说:“我听你们的,我会配合好的。”听到巴老这样说,大家都很感动。雕塑家李象群赶忙把自己带来的石膏粉用水搅拌成泥,然后反复揉捏将其捏成一个饼状放在托盘里。巴老静静地坐在轮椅上,石膏泥制成后,巴老被人搀扶着将自己的右手轻轻地放在石膏泥饼上,巴老的手有些颤抖,但他努力控制着,在大家的配合下,顺利完成了石膏手模的制作。巴老的这只“手”,对文学馆而言意义非常,是它促成了文学馆的诞生,是它帮助文学馆开启了新时代。

手模制作完成后,巴老稍微休息了一会儿,便与文学馆的人员聊起了文学馆的建设,唐文一向巴老介绍了新馆工程的进展及筹备展览的情况。听后,巴老兴奋地说:文学馆有了现代化的新馆舍,条件好了,会有更多的作家给文学馆捐东西,文学馆的馆藏就丰富了。在这次交谈中,巴老还很关心唐弢的藏书能否入藏文学馆。巴老曾说过,谁拥有了唐弢藏书,谁就拥有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一半的财富。作为国内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藏书家,唐弢先生将其一生大部分精力和收入都放在了现当代文学资料的收藏上,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质量之高无人能及。为征集到这些珍贵资料,文学馆人一直在全力以赴。1999年下半年,经与唐弢家属密切沟通,在唐弢夫人沈絮云女士的主持下,唐弢先生珍藏的4万多册书刊全部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当文学馆人将这个�息告诉巴老后,巴老非常开心。

回到北京后,李象群先生很快便完成了对巴金手模的制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特意定制了14对铜制手模安装在文学馆各处的大门上,让每一位来到文学馆的参观者在大师巴金的引领下,走进这座新的文学圣殿,感受中国文学的魅力。

历经25年新馆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馆已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体类文学博物馆,馆藏已达99万多件,并日益成为中国文学的宝库与展示中国文学成就的窗口。

在新馆开馆前夕,文学馆特意在正门安装了一块巨大的石碑影壁,在上面镌刻了巴老的两段话:“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

“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

巴老的这两段话很好地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人的初心与使命,文学馆人一直谨记在心。

今年是巴老诞辰121周年,巴老已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但喜爱他的读者从未忘记他,中国文学界也从未忘记他,中国现代文学馆人一直铭记他的功绩与教导,并努力将文学所独有的那份温暖带给所有喜爱中国文学的读者。

图1:1985年3月26日,巴金在北京西郊万寿寺参加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并讲话。

图2: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上的“巴金手模”。

拜访阿炳



唐绍忠

1950年8月下旬,无锡一处僻旧的道观小屋里,来了中央音乐学院的两为教授,一位是50多岁的杨荫浏先生,另一位是40多岁的曹安和先生。他们为病重的华彦钧(阿炳)录音来了,9月2日,他们录下了这一首人间绝唱——《二泉映月》,三个月后的12月4日,阿炳带着欣慰和满足与世长辞。

著名音乐家杨荫浏和阿炳相识于童年。阿炳生于1893年,长杨荫浏6岁。阿炳自幼就表现出惊人的音乐天赋,杨荫浏十一二岁时,就跟阿炳学习弹三弦和琵琶,三十八九岁时,阿炳还手把手教授杨荫浏琵琶特殊演奏的技法。后来杨荫浏在天津等地任教,但心里总惦记着阿炳的情况。1950年,杨荫浏的学生、无锡人黎松寿教授得知阿炳病重,立即写信告知在天津的杨荫浏。杨荫浏与曹安和两位教授迅速筹备录音设备赶往无锡。9月2日,通过黎松寿联系,得到无锡佛教管理部门的协助,安排在条件比较好的安静的三圣阁内为阿炳录音。当钢丝录音机摆放在桌子上,一切安排妥当,杨荫浏先生按下录音键,让阿炳拉响了他的二胡。

阿炳拉完了,停止键被按下。杨荫浏先生对阿炳说:“你听听你的声音。”他按下播放键,阿炳惊喜地听着,双手抚摸着那大号的录音机,惊讶着:“仙气!仙气!”就这样,阿炳的琴声留下来了。

2025年深秋,80岁的我跨山越水来看阿炳。为什么不说说瞻仰,当然是瞻仰,但更像是探访自己的一个胡胡长辈,一位受苦受难的喜欢拉二胡的邻居大伯。在惠山东麓,战国四君子之一春申君饮马的涧

南,映山湖对面,阿炳墓的墓墙和两翼的墙围成一个音乐台的形状,生前未有的舞台,在逝去后成就了,哀荣绵远,声名远播。墓园很大,墓地台阶下是阿炳拉二胡的塑像。墓旁有一块卧石,很像是阿炳累了在放松地休息。杨荫浏先生题写了“民间音乐家华彦钧阿炳之墓”的碑文。墓前很开阔,更像是一个院落,阿炳就住在这里。距离这里不远处还有一个“二泉音乐广场”可以做演出和集会之所。惠山古镇地铁站里还有“阿炳印象展览”,介绍阿炳的生平事迹。这里的一切

和“天下第二泉”构成了阿炳长廊,让我一到惠山古镇就进入了阿炳的缅怀。

阿炳的故居也得到了妥善保存。梁溪区图书馆路30号,原本是洞虚宫的雷尊殿,是阿炳的出生地、成长地、生活地、音乐创作地和离世地,他的传世名曲《二泉映月》等都是在此创作的。20世纪50年代,因道路拓宽,原雷尊殿道观大部分建筑被拆除,仅存部分建筑,所幸阿炳的居室没被拆毁。2023年修葺一新后重新对外开放。阿炳的故居是坐北朝南的院落,前后两进,保留了六间建筑,其中就有阿炳的居室。建筑均为硬山式屋顶平房,典型的晚清江南建筑风格。室内陈设简陋,大多维持着阿炳居住时的原貌。据说阿炳1950年12月去世后,他的老伴儿董彩娣很快就随之而去了。随着《二泉映月》在音乐界的轰动,无锡市政府加强了对阿炳故居的保护,前后投入很多资金筹办阿炳故居纪念馆。当我走进他生活和创作的小屋,感觉地砖上似乎还有他脚的余温,斑驳的墙皮上还有他呼吸的潮湿。

更新的剧情,则用微小的连贯感串联起零散的日常。这种情况下,每次购买饮品就不只是单纯的消费,它带给人的还有期待,尤其是一旦它与线上、线下社交挂起钩来,更可能带来期待后的多重惊喜。

小票文学既然关涉文学,那么,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也会给文学发展带来机遇。当前,在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

“小票文学”促多赢

周慧虹

随时随地刷短视频、看社交媒体的境况下,文字阅读连带着与之相关的深入思考,对一些人而言日渐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由此导致文学与现代人的疏离似乎正形成一种常态。小票文学的流行恰巧重拾了文字的一种独特价值。一张印着小说、诗歌的小票,可能会吸引人们从滑动屏幕的惯性中抽离片刻,而去专注于几行文字构建的叙事空间、营造的诗意氛围。这种短暂的沉浸,既是对以往低质

陈维昭先生曾撰文讲述,2008年国际红学研讨会期间,汉学家顾彬先生问胡文彬先生《葬花吟》:“花落人亡两不知”的“两”指什么,胡先生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你提出了一个伟大的问题!”次日,顾彬在会上陈述了对话的内容,进一步公开发问。陈先生认为,翻译问题固然重要,但顾彬的问题连中国的中学生都能轻松给出正确答案,所以遭到胡文彬的调侃;但顾彬作为不了解中国文化人与自然合一观念及庄、禅思想的外国人,又值得理解并给予一些普及工作。于是,陈先生借会议休息给顾彬讲解了“两”是指“花”和“人”,诗句是说人亡花落时“人不知道花,花也不知道人”;后来又在撰文中间释说,黛玉“把自己摆在与花同等的地位,用一个‘两’字强调了生命的无奈”。

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顾彬的设问也并非毫无价值,这也许正是一个看似简单,所以有待深思的话题。陈先

红楼微语(一)

《葬花吟》的“两不知”

魏暑临



生的解释其实就是“花落人亡,两者互不相知”,他理解黛玉“人花同等”心理蕴含的无奈,又将内涵上升到人与自然合一的高度,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原诗、人物和原著。

把“两不知”解为“两不相知”需要一个前提,即花与人之间有情思的感知。站在人与自然合一的角度,这当然说得通。《葬花吟》出现的前一回有黛玉哭花阴的情节:“不期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的宿鸟栖鸦一闻此声,俱飞楞楞飞起远避,不忍再听。真是:花魂默默无情绪,鸟梦痴痴何处惊。因有一首诗道:颦儿才貌世应希,独抱幽芳出绣闱。呜咽一声犹未了,落花满地鸟惊飞。”后面四句诗意思很明了,即黛玉才貌出众,一哭惊花鸟,则花鸟能感知黛玉的绝美与哀痛;至于“花魂”二句,语句虽短,意味更深,蔡义江先生评道:“‘花魂’二字于此联及下回《葬花吟》中几次都用,其象征对象前后暗暗贯通。在这两句中,作者不仅将花、鸟拟人化,写它们也富于同情心,且将它们也描画得像弱女子黛玉一样可怜可爱。”我想,既谈到“花魂”的象征性,则其内涵恐怕就不止于人格化,而是与“人”达成高度的一致性。可见,花与人之间知与被知的关系自有基础。

而诗歌语言因凝练简约又常具含混性和多义性,即便中国人自己读来,很多诗词的意思也常模糊而难定。那么“花落人亡两不知”有没有可能理解为“花落人亡,两不被知”;两个都凋谢消失,都不被人知,都不被记得了呢?正像宝玉曾说的“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散八方都登时散了”,终于不被人见,不被人记得。

在《葬花吟》中,诗人多次表达“知”的困惑,或者说是借“不知”表达生命的巨大悲痛。“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一句表达的是一种对很接近的未来的迷茫与恐慌。这里的“知有谁”表达的是一种“不知”的口吻,仿佛生命的变数随时到来;而花能再发,人却不知何去何从,人的不幸又远远大于花的不幸。一句“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又是“不知”的口吻,庭外的悲音是春的代言,还是花鸟精魂的外现?难以断定,难以分清。直到一句“何处有香丘”,因不如理想世界之所在而浩叹,再到一句“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依知是谁”,就更进一步将“不知”的锋芒指向了他人,因为不知是谁,就可能是任何人,也可能不是任何人。这些看似都是以诗人的角度为出发点而释放出的无奈呻吟,但其实也间接体现了诗人与青春、花鸟与春天的不被理解。

人自身因“不知”而产生的巨大失落,往往缘于自己的“不被知”;也正因此,人常常既担心自己的结局最终沦于“不被知”,又希冀自己的结局干脆归为“不被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中的花与人,或许正是在“两相知”的迷惘中,慨叹着共同走向“两不被知”的结局。

若人即花,花即人,则“两不知”的“两”其实浑成一致,就意味着人还没有弄明白自己的一生,就慨叹起将来结局的“逝去了无生”。化青烟而散的宝玉,与花魂同葬的黛玉,以及身后隐藏的雪芹,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深悲,才发出这样沉痛的哀吟?

满庭芳

第五四一〇期

文娱生活的一种回归,同时也使得多种文学样式有条件借机重返大众注意力前台,甚至迎来自身逆袭新的风口。

有道是,“合则强,孤则弱”,在小票文学的助推下,进一步实现多方共赢,需要商家与文学从业者抓住机遇,相互携手。作为商家,想要借小票文学进一步塑造自身独特品牌,提升客户黏性,就不能满足于简单采取“拿来主义”,从公共渠道获取现成内容,最好是能够适时推出优质原创作品。无疑,借力专业文学从业者作为一种可靠选择。而作为专业的文学从业者,向小票文学进军则不失为发挥自身所长,“以小博大”的可行之举。商家与文学从业者,一方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另一方提供品质稳定的内容输出。如此,双方相得益彰,或可能助力彼此行稳致远。

在此,需要提及的是,一次创意的火花或许容易点燃,但持久的品牌生命力更需要系统性的创新思维。我们在为“小票文学”这一营销方式点赞的同时,也期待看到更多、更好的商业创意能够搭乘文学专列,以此跳出同质化竞争的怪圈,不断为人们带来新的惊喜与充实,也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养分。